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六

起昭陽作噩盡彊
圉赤奮若凡五年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

萬曆元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大喪免朝賀 庚子起妖
人王大臣之獄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僞爲內
侍服與宮中小豎交暱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爲守
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故輔高拱令
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

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尙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邪奮入內取殿中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揭帖有居正竄改四字曰厯厯有據守禮識居正手跡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我爲易數字耳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懷大臣吐實又以拱僕襍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會上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決加刑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擄掠我邪且我何處識高閣老馮家僕教我希孝不

敢鞠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瘡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
免由是舉朝多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時有御史
上疏言深遠之慮當謹于微九重深遠而王大臣歷門
抵宮寂無檢察此豈細故其內宦及守衛員役應從究

治報可

陔異明史本紀不具三編據實錄增入之明史
稿書于正月庚子按從信錄據原奏稱正月十

九日早是月壬午朔庚子正十九日也又按原修三
編入之二月重修據實錄改入正月與明史稿合

二月癸丑御經筵從張居正等請也一日講畢上問建
文果出亡否居正曰國史不載但故老相傳披緇雲遊
題詩于田州有流落江湖四十秋句上太息命錄詩進
居正曰此亡國事不足觀也請錄皇陵碑及高祖御製

集以上見創業之艱聖謨之盛云

國問建文出亡事諸書皆系之二年三

編據實錄入之是年二月御經筵日中今從之

三編發明曰革除之事在成祖本屬逆施後嗣自應更定神宗聞流落江湖之句爲之太息命錄詩以進慨然有動于中居正或卽可因此爲之表白幽潛續封加謚禮亦宜之且與卹錄建文時死節諸臣之舉正相承接乃僅以泛常規勉之詞申保治思艱之大旨而姑置建文逸事于不答雖有王祖嫡等請復年號之虛文而一杯麥飯莫由下等齊民致使終明之世庶謚缺如豈不大可惜哉

王祖嫡請復建文號事在萬曆十六

甲戌廣西府江叛獠平初府江兩岸延袤千餘里諸獠
擁窟穴江上互爲黨援舊與府江酋長楊公滿等掠荔
浦平樂執永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翰千戶周濂土
舍岑文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來賓諸獠據右江東掠三
水清遠諸縣遂入南甯平南武宣來賓等處殺來賓土
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
姜集等隆慶六年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敕總
兵官李錫督軍進勦調集諸土兵數萬攻破古西巖口
笋山及兩峯黃洞等寨斬獲賊渠餘黨竄入仙回古帶
諸山搜捕殆盡于是遷江來賓獠賊悉詣軍前乞降至

是捷聞賜敕獎賚 三月丙申詔舉將才時張居正進
講帝鑑圖說至漢文帝勞軍細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
下雖安忘戰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
員不啻奴隸夫平日既不能養其精銳之氣臨敵何以
責其折衝之勇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
得展布庶幾臨敵號令嚴整士卒用命于是乃詔內外
官各舉其人以備任使 夏四月乙丑潮惠賊平初殷
正茂總督廣東檄守巡官畫地分守而徙瀕海謫戍之
民于雲南川湖絕倭鄉導乃令總兵官張元勳等先後
殺倭千餘遂以次平山賊之乘亂者會元勳方率諸將

雕勦立功平肇慶恩平十三村之賊惠潮諸賊頗懼先
後陽乞降正茂知其詐徵兵四萬令叅將李誠立沈思
學王詔游擊王瑞等分將之元勲居中節制數道竝進
賊連敗追至南嶺擊破李坑生得賊首卓子望等曾仕
龍據烏禽嶂阻山而守元勲佯飲酒高會出其不意襲
禽之先後獲大賊首六十一人次賊首六百餘人破大
小砦七百餘所禽斬一萬二千有奇至是捷聞上爲告
郊廟進正茂兵部尙書元勲都督同知世蔭百戶元勲
復討斬餘賊千三百有奇撫定降者于是巨寇皆靖

異攷

据明史張元勲傳連破諸賊皆在隆慶六年本年正月間大破曾仕龍等遂平之故諸書皆系之二月本紀系

之四月者據報捷之月日也
今據傳中平賊之本末書之

庚午旱諭百官修省釋

重囚 是月平柳州懷遠叛獠懷遠爲柳州屬邑在右
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諸獠竊據久隆慶時大征古田
諸獠懼而聽命知縣馬希武之官繕城塹程役過嚴諸
獠遂殺希武及經歷等五人復反總督殷正茂奏請遣
總兵官李錫泰將王世科統兵進討是年正月錫平府
江叛獠還次長安鎮會連雨雪乃退師益徵浙東烏銃
手湖廣永順鈎刀手及狼兵數萬人令世科及泰將錢
鳳翔都指揮楊照戚繼美故泰將亦孔昭魯國賢六道
竝進擊太平河裏諸村大破之連破數寨斬馘三千五

百有奇而是時永福永甯柳城竝以賊告洛容獐又殺
典史叛錫分遣諸將進兵已率舟師屯理定江節制諸
軍甫二旬四道竝捷斬首四千五百有奇洛容賊首陶
浪金等俱伏誅捷聞錫以功進秩二等巡按御史唐諫
言錫一年內破賊二百一十四巢獲首功一萬二千餘
級宜久其任報可 五月甲申詔外內官慎刑獄 六
月壬申淮安水災詔發倉米六萬石振之 秋七月河
決徐州之房村茶城河復淤 八月癸丑罷海運時海
運至卽墨颶風大作覆七舟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
顏及山東巡撫傅希摯俱言不便遂罷之 九月癸未

湖廣承天荊州二府水災異常山東濟南府旱荒各蠲折振濟有差 丙戌四川都掌蠻平初成化間都掌蠻亂尙書程信襄城伯李瑾討平之正德中復亂馬昊討平之至隆慶時其酋阿大阿二方三等據九絲山僭稱王剽遠近其山修廣而四隅峭仄東北則雞冠嶺都都寨凌霄峯鼎峙相連峻壁皆數千仞有阿苟者居凌霄城原明史作凌霄峯三編據實錄改城峯爲城蓋是時其酋築城據之也 爲賊耳目威儀出入如王者時總兵官劉顯移鎮其地方被劾罷巡撫曾省吾奏留之屬以軍事又起故將郭成安大朝爲之佐調諸土兵合官軍凡十四萬人往討至是官軍集敘

州誘執阿苟攻拔凌霄進逼都都寨三酋遣其黨阿墨
固守官軍頓匝月鑿灘以通漕餉擊斬阿墨拔其寨阿
大自守雞冠砦顯令人誘以官而分兵爲五哨盡逼九
絲城下乘無備夜半腰絙上斬關入遲明諸將畢至阿
二方三走保牡豬寨郭成破雞冠獲阿大諸軍攻牡豬
禽方三阿二走追獲于貴州大盤山凡克寨六十餘獲
賊魁三十六俘斬四千六百級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
銅鼓九十三錄功進顯都督同知己而勦餘孽復俘斬
千五百有奇顯復擊西川番斬其首惡撫餘衆而還西
陲以甯

三編質實九絲山在敘州府興文縣東南山箐
峻深周圍三十餘里有九岡四水極廣可以

播種下惟一徑鳥道可通自宋元以來常爲都掌蠻依阻之地至是據爲巢穴賊旣平遂改九絲城爲平蠻城置官兵戍守

癸卯停刑

是月吏部尙書楊博以疾作三

疏乞休乃聽致仕歸博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初高拱柄國欲中徐階危禍博造拱力爲解事獲己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尋于會訊時陰畫計使校尉怵大臣改供事乃白人以是稱博長者歸踰年卒贈太傅謚襄毅以南京右都御史張瀚爲吏部尙書召總督宣大王崇古入爲戎政兵部尙書兵部侍郎方逢時前以憂歸至是張居正薦

逢時起故官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始逢時與崇古共定
貢市議及代崇古仍申明約信兩人首尾共濟邊境遂
安 冬十月成國公朱希忠卒希忠入直西苑厯掌後
右府都督提督團營五軍營加太師代郊天者三十九
錦衣都督希孝其弟也方貴用事奏請援前例贈王爵
郎中陳有年給事中陳吾德執爭而馮保竟傳中旨追
贈定襄王張居正不敢爭也越十年始以余懋學言奪
王爵陔異功臣表希忠以九月卒十月封十一月庚
辰立章奏考成法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
稽不報至是張居正言近年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

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請申成憲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註銷撫按稽遲者部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容隱欺蔽者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則名必中實事可責成從之自是政體爲肅 己亥慈甯宮後室火給事中陳吾德言事張居正不悅出爲饒州知府以建昌王失印事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劾其部下失盜遂謫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蒞饒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 十二月己未以遼東廣甯錦州義州海州諸處旱災米價翔踊詔發太倉銀三萬兩振濟軍士 是月朶顏察克圖

犯塞

舊作長禿

自詣達通欵西鄙烽火寂然獨土默特徙居

察罕

舊作揮漢

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泰甯朶顏諸部皆

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顏部長董呼哩

舊作董狐狸

及

兄子長安

舊作長昂

入犯喜峰口總兵官戚繼光擊敗之董

呼哩乃欵關請貢至是呼哩之弟察克圖復入寇繼光

禽之于是呼哩長安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罪呼

哩素服叩頭乞赦察克圖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

所掠邊人攢刀設誓乃釋察克圖許通貢如故繼光在

鎮邊備修飭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

成梁獨擅戰功

禮部尙書陸樹聲致仕樹聲掌禮部

歲終輒彙奏天下災異請上循舊章省奏牘慎賞賚防
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別忠邪詔皆嘉納而中官
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
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
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別號也樹聲聞之曰一
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至是請
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
已居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嫌比出
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
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

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爲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居正用樹聲言以南京禮部侍郎萬士和代之樹聲歸卒不出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是冬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兵官李成梁請築寬佃等六堡道昆與巡撫張學顏勘議上從之初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孤山堡巡按御史張鐸增置險山五堡然與邊鎮聲援不接都御史王之誥奏設險山參將轄六堡一十二城分守靉陽又以其地不毛欲移置寬甸以時絀不果至是成梁議移孤山險山堡于寬甸長甸等處以據膏腴扼要害而邊人

苦遠役出怨言工甫興建州都督王杲以索降人不得

犯邊塞殺游擊裴承祖巡按御史亟請罷役學顏不可

曰如此則示弱也即日巡塞上撫定王台兀堂諸部

沈氏從信錄言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者王台制之自清河以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制之證之

明史張學顏傳言撫順以北清河以南即指二部也惟本傳但書王兀堂今據增俱聽于所在

貿易而諸部利通市遂不敢爭張學顏傳諸書或系之

十月或系之十二月今書于是年之冬其王杲入寇據傳在是年秋正築堡前後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詔吏部都察院引天下朝觀官之廉

能者赴皇極門召見從輔臣張居正之請也居正言太

祖時每遇外官來京奏事常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雖

佐貳襍職有廉能愛民者亦特差行人賁救獎諭或封
丙醵金幣以賚之迨宣順成宏間亦間舉宴賞之典茲
當考察之初宜敕禮部仿舊典具儀注以上于是引見
浙江左布政謝鵬舉等二十員面加獎勵竝賜銀幣酒
饌 二月甲寅振四川被寇諸縣從巡撫曾省吾之請
也省吾言高長筠珙諸縣被都掌蠻荼毒最深請蠲免
稅糧仍動支軍前支剩米四萬石振濟從之 癸亥福
建長汀縣夜地震至三更地裂成坑凡陷沒民居四十
餘間 三月癸巳賜孫繼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廣東總兵官張元勲討潮州餘賊平之先是潮賊

林道乾之黨諸良寶旣撫復叛襲殺官軍掠六百人入
海再犯陽江敗走乃據潮故巢居高山顛不出戰官軍
營淤泥中副將李誠立排戰墜馬傷足死者二百人賊
出掠而敗走巢固守元勲積草土與賊壘平用火攻之
斬首千一百餘級捷聞進世蔭一級遺孽魏朝義等四
巢亦降尋與閩將胡宗仁共平良寶黨林鳳于是惠潮
遂無賊

國事見明史元勲本傳傳特書云時萬曆二
年三月也通紀亦系之三月且記平林鳳事今

據傳本
未書之

夏四月丙寅詔內外官行久任法從給事中

張楚城議也楚城言知縣必歷俸六年乃陞取知府知
州必歷俸六年乃陞遷間有才不宜于官官不宜于地

者聽撫按官量行更易其藩臬二司參政參議等官陞
遷約以三年在內科道部曹陞司寺約以六年下吏部
議張居正善而行之由是藩臬守令皆得自展 五月
辛丑奉穆宗神主祔廟時禮臣議當祔廟室禮科給事
中陸樹德言宣宗于穆宗僅五世請仍祔肅宗于世廟
而宣宗勿祔掌詹事府于慎行言仁宗以下必實厯六
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肅宗兄弟武宗與世宗
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
不當祔仁宗穆宗升祔當祔仁宗不當祔宣宗引晉唐
朱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竝下禮部部臣議宣宗世次

尙近祧之末安放古者以一世爲一庙非以一君爲一世故晉之庙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庙十一室而九世宋至光宗升祔增爲九世十二室以太祖太宗同爲一世徽哲同一世高欽同一世也今自宣宗至穆宗凡六世上合二祖僅八世準之宋制可以無祧但于寢殿左右各增一室則尊祖敬宗竝行不悖矣詔如舊敕行遂祧宣宗是月工部尙書朱衡罷衡性彊直自遂不爲張居正所喜至是給事中林景暘劾其剛愎衡再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六月以戶部侍郎郭朝賓爲工部尙書秋七月霖雨昭陵地陷

成書明史本紀及五行志皆不載三

編摺實錄增明
史稿同今從之

八月己巳振山西災時應州朔州山

陰馬邑大同等縣及安東中屯山陰陽和高山等衛各

以災報詔蠲振有差 庚午振淮揚徐水災是秋河海

竝溢兩淮所轄呂四等場

三編實實呂四場在高郵州東百二十里俗傳以呂仙四

至此故名大旱之後惡風暴雨江海驟漲人畜淹沒廬舍傾

圯廩鹽漂蕩流離饑饉徐州揚州等處積雨海嘯河溢

各蠲振有差 上年河之決房村也河臣請築堤自窪

子頭至秦溝口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

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

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

于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

今不治海口之沙乃自築徐沛間堤岸桃宿而下聽其

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因獻宋李公義王令圖濬

川爬法詔河臣勘奏從其言未幾淮河竝溢

願園明史河渠志鄭

岳上書在河決房村之明年卽是年也今頻書于是秋振淮徐下

冬十月甲寅決四

初嘉靖末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上卽位停

者再矣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

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 丁卯

上視朝聞銓選 是月建州王杲復大舉入寇遼東巡

撫張學顏總兵官李成梁檄副將楊騰游擊王維屏分

屯要害而令叅將曹簞挑戰諸軍四面起寇敗大奔悉
聚泉寨寨地高泉深溝堅壘以自固成梁用火器攻之
破數柵矢石雨下把總干志文秦得倚先登諸將繼之
泉走高臺射殺志文會大風起縱火焚之先後斬馘千
一百餘級毀其營壘而還泉大創不能軍走匿阿哈納
寨簞勒精騎往泉走南關都督王台執以獻斬之捷聞
進成梁左都督于世蔭張居正第學顏功在總督楊兆
上晉兵部侍郎致異王泉之誅事見明史張學顏傳書
是年之冬李成梁傳書於十月今從之
十二月壬子內閣張居正及吏部尙書張瀚等奏上
御屏繪天下疆域旁列公侯而下郡守以上文武羣臣

姓名詔設于文華殿後以便省覽 閏月庚寅罷明年

元夕燈火 是歲倭犯浙東甯紹台溫四郡其冬又陷

廣東銅鼓衛雙魚所總兵官張元勲大破之儒峒俘斬

八百餘級元勲時以平山盜功進署都督同知至是進

秩爲真

致異是年倭犯浙東廣東見明史日本傳其陷
錫鼓雙魚據元勲傳在是年之冬今參書之

三年春正月丁未享太廟

致異此帝親享太廟之始故
明史稿書躬享云云時帝年

十三歲以親享
之始史特書之

是月遼東六堡成徙孤山堡于章齊

哈刺甸

舊作張
其哈

險山堡于寬甸沿江新安等四堡于長

甸長嶺諸處仍以孤山險山二參將戍之

致異据明史
築六堡在元

年之冬三編蓋据實錄堡成移徙之年月也今分書之
賈甸長甸諸書皆作奠明史作佃三編作甸是也今從

之凡斥地七八百里于是撫順以北清河以南皆遵約
東 二月戊寅祀大社大稷或異此亦躬祀之始明史本紀書于隆慶六年八月
以踐阼書也是年二月則以躬祀特書皆史例也今從之 辛巳諭吏部南京職務
清簡官不必備先朝有一人兼掌六部者自後南京員
缺非緊要者不必一一推補

三編發明曰周書稱官不必備者蓋以三公論道非
其人莫能屬非謂百司庶職皆可虛設名位而不必
備其官也明之南京諸職事固爲簡約然既有部司
之設卽不可一日無官使果職無所掌官多冗濫廩
祿致有虛糜則當量裁原額缺有其人俾足經理庶

司斯可矣今概云不必一一推補則既設其官復虛其缺是將懸好爵以炫聽聞矣豈覈實官吏之道耶神宗初政已苟且如是宜其末年內外官吏或懸缺經時或人兼數職朝常闕畧政務廢弛識者謂此詔實有以啟之耳

丙申始設起居注先是翰林院編修張位言前代皆有起居注而本朝獨無臣備員纂修竊見先朝政事自非出于詔令形諸章疏悉湮沒無考鴻猷茂烈鬱而未章徒使野史流傳以僞亂真今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宜日派數人入直凡詔旨起居朝端政務皆據見聞書之爲

他年實錄之助于是閣臣張居正議曰國初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之制迨後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官蓋以記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畧邇者纂修實錄臣等祇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櫟括成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真是以嘉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致也今宜申

明史職以復舊制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敕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俱選年深學優之史官六員專管纂修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纂一曹俱在朝供職不得別有差遣凡遇常朝御皇極門卽輪記事官侍班居文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視聽卽古螭頭載筆之意從之三月刑部尙書王之誥乞假送母歸時張居正專政之誥與有連每規切之旣歸踰時不至被劾會之誥亦奏請終養遂報許是春土默特犯長勇堡總兵官李成梁擊却之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既壬申上感日食之變于宮中製牙牌子書十二事于其上曰謹天戒任賢能親賢臣遠佞倖明賞罰謹出入慎起居節飲食收放心存敬畏納忠言節財用所至懸之座右以自警張居正因言此數事者雖因天變自警其實修身治天下之道畢具于此終身行之可也因逐句發明其義且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自今上所行與所書有未合者許令左右得執牌以諫上嘉納之

三編發明曰感日食之變製牙牌書十二事以自警神宗是時年甫十三耳所書皆帝王修身爲政當法當戒之事其于古人書屏銘座義豈有殊卽居正因

事納牖且許令左右執牌以諫未始非將順之道及考其初年委任居正中晚以後庶務日以隳廢堂簾日以睽隔黨援門戶之習翳然不靖明代綱紀之弛未有過于神宗朝者則是與牌書條件一一背馳幾若反其道而用之將前之手書懸置座右者徒爲粉飾務名之舉矣又安知鉉牌一事非居正當日條列以進俾博虛譽而美觀聽固宜其不克終也歟

五月戊戌朔襄陽鄖陽及南陽府屬同日地震己亥信陽又震 庚子淮揚大水先是元年二年間徐州淮揚等處數被水災撫按官俱以蠲振請戶部議令撫按官

選委賢能官從公踏勘分別輕重以憑酌處又言淮揚等處蠲振所費錢糧總計應徵并發去者無慮五六十萬國家經制各有正項非專一方雖緩急之勢當知而無己之求難繼且救荒無奇策求其策之善者全賴有司先之以廉靜不擾次之以就地設法故有富弼則青州不爲灾有蘇軾則杭州不能困若無先事之備而徒仰給于內帑不惟緩不及事以天下之大盡內帑亦不足給矣乃下詔黜有司貪酷及老疾者 是月張居正請敕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博聞之士勿遣督學所至務興起教化毋得日坐都城中虛談沽譽計日

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徧厯郡邑興廉舉孝察學
官博士弟子之賢否而進黜之務在敦本尙實毋得羣
聚徒黨虛論橫議其有譏時好訐市語道謗敢行稱亂
者令有司論如法報可 張居正又論邊事畧曰昨遼

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北寇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
已到大甯請兵請糧急于星火至于上厯聖慮面諭臣
等鹵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卽面奏暑月非鹵
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
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
于宣府密探西寇巴圖都動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

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
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
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
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
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
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
且近日寇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
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
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
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不以寇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寇情爲慮也
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
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
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
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
部詰以敵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蒞遼之
間近日旣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
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 六月戊辰浙江杭州嘉興
甯波紹興四府海潮沸溢涌高數丈人畜泮沒大小戰
船擊壞漂散者無算是夏蘇松常鎮亦大水 戊寅詔

撫按官凡有司賢否一體薦劾毋得偏重甲科 己卯

雷擊建極殿鴟吻壬辰雷擊端門鴟尾 是夏黜南京

戶科給事中余懋學爲民初翰林院有白燕一雙獻于

內閣閣中時有白蓮蚤開張居正因作頌以獻懋學以

時方憂旱上詔百官修禳而居正顧獻頌非大臣誼抗

疏論之居正不悅至是懋學以居正務爲綜覈請行寬

大之政上疏陳五事居正以爲風已遂論罷方居正之

獻頌也上褒納之己馮保傳中旨謂主上冲年不可以

異物啟玩好居正以是尤慚于懋學云

攷異白燕白蓮諸書皆系于二

年之五月明史余懋學傳言萬厯初則非本年事也至懋學坐忤旨斥爲民乃在傳應顧因地震言事之前今

彙記于是年之夏爲下文
傳應禎劉臺二疏張本

謫御史傅應禎戍邊初南

京有小奄醉辱給事中南御史給事中文章論奏未報
戶科給事中趙參魯請併治守備中官申信等時張居
正方結馮保遂謫參魯高安典史已久以言事黜余懋
學應禎居正門生也因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
路三事畧曰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疊
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
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
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
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

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竝曠然除之民困旣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

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廕以聞三人皆坐謫而應禎在戍越八年用御史孫繼先言始召復官預異應禎上書明史本傳系之萬曆三年以時事考之當在余懋學坐斥之後明年正月劉臺劾居正之前其首言地震及雷震端門獸吻皆是年五六月間事也今統系之是年之夏○明史應禎傳言謫戍後十一月召還誤也通

紀言應禎至成所八年始召還證之明名臣言行錄應禎召還在萬曆癸未正八年也癸未係萬曆十一年傳中月字蓋年字之誤今刊改

左都御史葛守禮以老乞致仕詔加

太子少保馳驛歸初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搆殺拱守禮力爲解乃免自徐階及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爲難守禮歸越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以戶部侍郎陳瓚爲左都御史

瓚異萬曆間有兩陳瓚明史增魏時亮傳者爲

常熟人此據弁州年表爲直隸獻縣人

秋八月丙子以禮部侍郎張四

維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張居正當國四維歲時餽問不絕至是居正請增置閣臣遂薦之故事

人內閣者曰同某人等辦事及四維奉詔則曰隨元輔
等入閣辦事蓋上三字上親改也于是四維恂恂若屬
吏不敢以同僚自處隨居正後拜賜受官而已 丁丑

河決高郵碭山時南畿大水河決碭山而北淮決高家
堰而東高郵湖亦決清水潭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
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初宏治間漕臣白
昂以運舟經甓社湖觸岸輒壞乃開康濟河于高郵堤
東以避其險至是湖決漕臣吳桂芳改挑康濟越洶修
復老堤河成名曰宏濟遂爲永利

三編質實高郵湖在高郵州西北天長以

東之水俱匯此達于通河清水潭口在高郵州北三十里老堤洪武九年所築湖堤卽西堤也其康濟河卽故

東堤孝宗時白昂于堤東越民田三里鑿康濟河通餉
避湖謂之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爲中堤至是修復老堤
改挑越河于是廢
東堤而築中堤云 戊子振淮揚鳳徐水災竝蠲被水

田租 九月戊午京師地震 是月禮部尙書萬士和

罷士和主禮部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爲
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已給事中余懋學以言事
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給事中朱南
雍承風劾之士和遂謝病歸至居正沒起南京禮部尙
書引年不赴卒謚文恭士和旣去以吏部侍郎馬自強
代之 改戎政尙書王崇古爲刑部尙書以王之誥乞
養也尋加崇古柱國 冬十月丁卯京師地再震敕羣

臣修省

致異明史本紀兩震月日及五行志並同三編統系之十月目云京師九月地震十月再震與

明史同惟史稿作十月戊午京師地震十一月丁卯再震誤也戊午干支在九月丁卯干支在十月史稿

干支不誤而月分誤今据明史三編 戊辰停刑 十一月乙巳祀天于

南郊 十二月辛未罷明年元夕燈火 是冬泰甯部

長綽哈

舊作炒花

大會哈斯坦

舊作黑石炭

鴻台吉

舊作黃布延台

珠爾

舊作言台周

諾木圖

舊作媛免

恭圖

舊作拱免

等皆土默特之從

父及子弟行也率二萬餘騎從平虜堡南掠總兵官李

成梁遣副將曹簞馳擊寇遂轉掠瀋陽見城外列營乃

據西北高墩成梁邀戰發火器擊之敵大潰棄輜重走

追至河溝乘勝渡河擊斬以千計捷聞成梁以功加太

子太保（取黑綽哈之役明史三衛傳不載今據李成梁傳在是年之冬證之三編六年目中綽哈及明年入寇之博斯呼皆泰甯部長也三衛以繫通罕之惡頻年糾北寇犯邊其鴻台吉又一人乃土蠻從子非請達子今據傳參三編書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逮遼東巡按御史劉臺下獄張居正當國惡諸御史巡按在外每凌巡撫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院長嚴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會臺奏遼東之捷居正以巡按不得報軍功切責其違制妄奏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專擅威福如逐故輔高拱私贈成國公朱希忠王爵引用張瀚張四維爲黨斥逐言官余懋學傅應禎等竝及其固寵黷貨諸

不法狀疏上居正怒甚奏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入見上言言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則無以逃專擅之譏因伏地泣不能起上爲下御座以手掖居正曰先生起吾行逮臺竟其事遂遣司禮太監孫隆齎手敕慰諭居正使起視事尋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初臺巡按遼東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私贖鍰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蓋臺

安福人也于是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仍
坐臺戍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 二月督漕侍郎
吳桂芳請開草灣河畧言淮揚洪潦奔衝蓋緣海濱汙
港久堙入海止雲梯關一道致海擁橫沙河流汎溢而
鹽安高寶不可收拾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
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設水利僉事一
員專疏海道審度地利如草灣及老黃河皆可趨海何
必專事雲梯哉桂芳復言黃水抵清河與淮合流經清
江浦外河東至草灣又折而西南過淮安新城外河轉
入安東縣前直下雲梯關入海近年關口多壅河流日

淺惟草灣地低下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入海以縣
治所關屢決屢塞去歲草灣迤東自決一口宜于決口
之西開挑新口以迎埽灣之溜而于金城至五港岸築
堤束水語云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今淮揚鳳泗
邳徐不啻一路矣安東自衆流滙圍祇文廟縣署僅存
椽瓦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上不欲棄安東而
命開草灣如所請汲異吳桂芳請開草灣河明史河渠志書于是年二月工竣在八月三編
統系之二月中本紀則但書工成于七月今分書之 薊鎮總兵官戚繼光重修

三屯營成營在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舊
城庫薄而隘會上卽位詔增飾邊城遣侍郎汪道昆閱

邊繼光因請增拓之又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

忠義中衛

一所中衛僅三百戶勢輕故移之屯城內設官領之

至是成又分所部十二區爲

三協協置副將一人分練士馬會綽哈入掠古北口前

總兵官湯克寬偕參將苑宗儒追出塞遇伏戰死繼光

被劾不罪未幾綽蠻再犯遣兵擊却之戶部尙書王

國光罷國光主戶部精會計上年京察爲南給事御史

所劾再疏乞休詔慰留之至是復固以請乃賜乘傳歸

改南京戶部尙書殷正茂代之是春哈斯坦大韋徵

舊作委正卽土蠻之弟

營于大清堡邊外謀犯錦義總兵官李成

梁率選鋒馳二百里逼其營攻破之殺部長四人獲級

六十有奇 夏五月辛丑錄囚諭司禮監馮保曰茲當
五年差官錄囚恐輕重或有冤抑其會同三法司堂上
官審錄保于是偕刑部尚書王崇古等以情可矜疑者
減釋有差 戊申祀地于北郊 是月土默特聯營河
東李成梁掩其巢得利而還 六月庚辰復遣內臣督
蘇杭織造 是月詔復修大明會典是書重修于嘉靖
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至是禮臣題請從之國史明書系
修會典于四
月從信錄系之五月證之會典內閣奉敕諭係六
月二十一日其禮部題請則六月十六日今據之 秋
七月丁酉詔蠲天下厯年逋賦有差明年漕糧折收十
之三從輔臣張居正請也先是漕舟以洶決不時至已

而漕運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卽涸乃采
漕臣議督艘卒以孟春兌運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
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壬寅遣御史督修江浙水利從
巡撫都御史宋儀望之請也儀望言三吳水勢東南自
嘉秀沿海而北皆趨松江循黃浦入海西北自常鎮沿
江而東皆趨江陰常熟其中太湖瀦蓄滙爲巨浸流注
龐山瀆墅澱山三泖陽城諸湖乃開浦引湖北經常熟
七浦白茆諸港入于江東北經崑山太倉穿劉家河東
南通吳淞江黃浦各入于海諸水聯絡四面環護中如
仰盂杭嘉湖常鎮勢繞四隅蘇州居中松江爲諸水所

受最居下乞專設水利僉事以裨國計下工部議請遣

御史董之報可

預墨明史宋儀望傳不載此据河渠志書之又据傳是年儀望遷南京大理卿

踰年改北被劾罷歸蓋繼之者爲胡執禮及巡按御史林應訓並見河渠志

甲辰修泗州

祖陵 辛亥草灣河工成長萬一千一百餘丈塞決口

二十二役夫四萬四千上以海口開濬水患漸平賚漕

臣吳桂芳等有差

改墨明史河渠志草灣工竣在八月本紀書之七月三編据本紀及實錄

書七月辛亥而改閏七月工竣爲閏六月今從之

是月張居正言致治之道

莫先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今之爲守令者削

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

簿書苟且具文以追罪責其實心愛民者未嘗概見明

春外計考察舉錯乃向背所係請先下詔令撫按官肅清吏治以俟考成從之 八月壬戌上幸太學釋奠于

先師是日以雨免進講賜張居正等扇銀葉有差 是

月河決崔鎮先是二月以後江北旱河水斷流至是河

決韋家樓又決沛縣縷水堤豐曹二縣長堤于是徐豐

沛睢甯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田廬泮沒無算河流齧

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報可攷異明史本紀

書是秋史稿系之九月三編輯覽系之八月證之河渠志正八月也今据八月書之 冬十月乙

亥振徐州及豐沛等七縣水灾竝蠲租有差 丙子晉

張居正左柱國俸如伯爵呂調陽太子太傅吏部尙書

十一月甲午有四星隕費縣火光燭地質明落赤點
于城西北色如硃砂長二里濶一二尺是月臨漳有星
長尺許白晝北飛 十二月己丑命禮部祈雪

五年春正月己酉詔鳳陽淮安力舉營田從巡撫都御
史邵陛議也時淮鳳二府土廣人稀加以水災民半逃
亡二千里皆成灌莽陛謀勞來安定之條上營田九事
一曰處財用二曰防欺隱三曰廣招徠四曰開溝洫五
曰給牛種六曰備接濟七曰緩徵役八曰勵司牧九曰
均責成其言防欺隱謂開墾之弊百出在官預圖卸責
有捏未荒爲久荒未逃爲久逃者在民巧爲干澤有拋

熟以爲荒暫避以爲逃者甚或以民地爲官以甲產爲
乙必先逐里逐戶彼此交質將空閒官地久荒近荒民
地見在人戶久逃近逃人戶分爲六則俟流民之來歸
者按籍授田旣佃之後原主不得告訐則奸弊無所容
矣言開溝洫謂鳳陽淮安之民懣懣相習耕犁欹斜無
復畛界撒種其中不幸水旱有束手枵腹而已須相度
其地孰爲水勢入河之所而疏之以使其不積孰爲衆
水趨匯之區而滌之以浸其下流大都百畝之地割爲
一區周遭爲渠內開小溝而皆通于澤以入于河潦則
委百畝之水于衆溝旱則運衆溝之水于百畝所謂天

時不能使之害者此也未請設營田僉事駐劄兩郡之中不時巡行將招墾事蹟逐日登記年終繳查又擇鄉民之有心計者爲農師以分理其事疏入詔撫按官督營田僉事著實舉行三年之後遣官閱覈以行賞罰

二月乙丑廣西饑詔留上年事例銀振之 三月乙巳

賜沈懋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兵部尙書譚綸卒綸宜黃人沈毅知兵初守台州禦倭有功累提巡撫朝廷倚以辦賊遇警輒調居官無甯歲後督薊遼集兵三萬更徵浙兵三千專任戚繼光訓練邊備大飭敵不敢入犯上卽位進主兵部給事中雒遵劾綸不稱

職綸三疏乞罷優詔留之至是卒于官贈太子太保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先撫福建次撫四川進撫兩廣前後積首功二萬一千有奇嘗戰酣刃血漬腕累沃乃脫與繼光共事齊名稱譚咸改刑部尙書王崇古于兵部以戎政尙書劉應節代之五月癸巳廣東羅旁猺平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畧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猺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前總督殷正茂議大征會遷去侍郎凌雲翼代之至是乃大集兵令總兵官張元勲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

百有奇鄰境獠獍皆懼求撫雲翼奏改瀧水縣爲羅定

州設監司參將積患頓平

系之二月據進討之月日也

明史本紀書于五月癸巳證之本傳言四閱月則以二

月進兵五月平據奏捷月日也上下江者三編實上

江謂西江下江謂南江西江即鬱水南江即瀧水也瀧

水在羅定州西東西兩山者東山在肇慶府封川縣東

西山在羅定州

壬寅重修乾清宮成

戊申詔修慈

慶慈甯宮張居正上言兩宮規制甚備足以娛聖母不

宜時詘舉盈上入告聖母尋罷之

明史本紀不載諸書皆系之五月今

據紀事本

末月日 秋八月癸亥河復決崔鎮先是御史陳世

寶請復考黃河故道言河自桃源三義鎮歷清河縣北

至大河口會淮入海運道自淮安天妃廟亂淮而下十

里至大河口從三義鎮出口向桃源大河而去凡七十餘里是爲老黃河至嘉靖初三義鎮口淤而黃河改趨清河縣南與淮會自此運道不由大河口而徑由清河北上矣近者崔鎮屢決河勢漸趨故道若仍開三義鎮口引河入清河北或令出大河口與淮流合或從清河西別開一河引淮出河上游則運道無恐而淮泗之水不爲黃流所漲部覆允行漕臣吳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于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閉向來湖水不踰五尺堤僅七尺今

堤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堤以殺水勢部議以爲必淮有所歸而後堤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至是開河護堤二說未定而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時總河都御史傅希摯議塞決口束水歸漕桂芳欲衝刷成河以爲老黃河入海之路上令急塞決口而俟水勢稍定乃從桂芳言閏月乙酉朔日食陰雲不見丁亥上視朝張居正因言近因陰雨朝講暫輟恐中外不知謂皇上勤學漸不如初願日愼一日非有他事及風雨不得輟上嘉納之是月刑部尙書劉應節罷時錦衣馮邦甯等保

之從子與應節道遇不引避應節叱下之保不悅屬給事中周良寅劾之遂坐罷召南京右都御史吳百朋代之九月己卯張居正父喪赴至上手諭宣慰視弔止哭絡繹道路又與三宮賻贈甚厚然亦無意留之而居正自以握權久恐一旦去他人且謀己會所善同年戶部侍郎李幼滋致堯明次張居正傳滋作致今據七卿年表欲媚居正首倡奪情議而馮保亦不欲居正去乃傳中旨諭吏部尙書張瀚留之居正乃陽上疏請守制而陰以牘風瀚覆旨瀚佯爲不喻謂政府奔喪宜予殊典禮部事也何預吏部居正復令容說之不爲動乃傳旨責瀚久不奉詔無

人臣禮勒致仕瀚以附居正得掌吏部見非于世至是
忤之去士論乃協 冬十月戊子有彗星見西南蒼白
色長數丈氣成白虹由尾箕越斗牛遍女經月而滅
張居正之奪情也時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
謨倡疏請留和者相繼于是居正始請在官守制不造
朝既奉詔起復遂吉服視事編修吳中行憤欲論之會
彗星出詔百官修省乃首抗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
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
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還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庶
堂之上而責以訐謖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卽云起

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出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旣上以副封白居易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檢討趙用賢疏入已而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亦合疏言居正貪位忘親居正大怒謀于馮保欲廷杖之尙書馬自強曲爲營解居正跪而以前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學士王錫爵造居正喪次爲之解居正曰聖怒不可測錫爵曰卽聖怒亦爲公語未訖居正勃率下拜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徑入不顧錫爵大驚趨出侍讀于慎行田一儁張位

趙志臯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格不入乙巳杖中行用賢六十穆思孝八十時中行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之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剗去腐肉數十瓣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用賢體素胖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中行用賢卽日驅出國門人不敢候視穆思孝復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始僉解發戍中行武進人用賢常熟人同中隆慶五年進士居正其座主也思孝嘉興人穆平江人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

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 丁未復
杖進士鄒元標戍邊元標吉水人是年登第方觀政刑
部間起復張居正亦抗疏言陛下以學尙未成志尙未
定欲留居正賜手敕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
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
尙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
終不定邪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
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今有人于此親生
而不顧死而不奔猶自號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
爲喪心則以爲禽豕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懷之入朝

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俟杖畢取疏授中官給曰此乞
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杖之如艾穆沈思孝之數尋
謫戍都勻衛是時長星方亘天人情洶洶指目居正至
揭謗書于通衢上詔諭羣臣再及者誅無赦謗乃已由
是元標與中行等五人直聲震天下 是月兵部尙書

王崇古罷初諳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旣通欵其從

孫徹辰台吉

舊作切
盡台吉

連歲盜番不得志求諳達西援崇

古每作書止之是年諳達請赴西海迎佛崇古言西行
非諳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
陰泄其謀于番族以示恩于是給事中劉鉉尹瑾等交

章劾崇古弛防徇敵崇古奏辨因乞休去崇古身歷七
鎮勲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呶有爲危言以撼先帝
者閣臣力持之乃得成功自順義歸歟後二十年崇古
乃沒謚襄毅 崇古之罷也時方召總督宣大方逢時
爲戎政尙書至則代崇古掌兵部又以張瀚免起王國
光未至命兼署吏部事 都御史陳瓚病免踰月以吏
部侍郎陳爌代之爌鼎煊弇州年表作玠 先是閣臣及禮部請
大婚吉期初議以是年之冬奉兩宮慈諭以明年三月
行之會錄囚期屆太后以大婚伊邇諭停刑張居正言
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明

王奉若天道刑賞予奪皆奉天意行之若有德不用有罪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矣且臣等詳閱所開諸犯皆逆天悖理其所戕害含冤蓄憤已久若不爲之一雪則怨恨之氣鬱而不散將必有妖沴疫癘之變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已也請俟明年吉典告成概免一年從之

十一月癸丑明史五行志書宗人府火于

十一月癸未疑所推大小建之差也若癸未以星變考

十一月之晦則十一月之朔當爲甲寅俟攷

察百官四品以上京堂官令自陳庶官聽部院考察時

張居正以奪情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劫之于是論

救吳中行等之侍講張位趙志皋修撰習孔教相繼遷

謫南京御史朱鴻謨馳疏救中行等五人斥爲民南京
僉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方居
正以奪情令吏部論留張瀚叩之侍郎何維柏荅曰天
經地義何可廢也瀚乃止居正怒取旨停維柏俸至是
亦以考察自陳罷之 戊午上召見張居正于平臺慰
勞之 十二月壬寅以星變罷蘇杭織造 是月工部
尙書郭朝賓致仕陞戶部侍郎李幼滋代之

明通鑑卷六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七

起著雍攝提格盡元默敦牂凡五年

神宗顯皇帝

萬厯六年春正月癸酉慈聖皇太后還慈甯宮以上將大婚也太后在乾清宮教上頗嚴上或不讀書卽召使長跽遇朝期五更至上寢所呼之起趣左右掖上坐取水爲盥面挈之登輦以出上事太后維謹而諸內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上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髮翌

日太后聞傳語張居正具疏切諫令爲上草罪已御札
又召上長跪數其過上涕泣請改乃已至是將返慈甯
宮敕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
其朝夕納誨毋忘先帝馮几遺言 是月泰甯部長博

斯呼

舊作速把亥

糾土默特大入營于劈山總兵官李成梁

馳至丁字泊寇方分騎繞牆入成梁夜出塞二百里搗
破劈山營獲級四百三十馘其長五人捷聞上爲告謝

郊廟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韃靼傳但書是年東昌之捷蓋十二月事也

據李成梁本傳破劈山營在六年正月諸書謂上將大婚遼東報捷正此時

也是年春凡兩次報捷今據傳分書之

二月戊子

上行冠禮加元服

戊戌免山東兗青登萊四府逋賦

庚子立皇后王氏詔英國公張溶充納采問名正使
輔臣張居正副之于是居正吉服從事給事中李涑言
大婚重典而使居正易服從吉駭觀聽不宜乞別簡用
不聽居正怒未幾出涑爲僉事 三月甲寅禮部尙書

馬自強兼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右侍郎申時行兼東閣
大學士預機務張居正將歸葬父念閣臣在鄉里者高
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內援或乘間以出惟徐階老
易與因薦之自代已遣使報階旣念階前輩已還當位
其下乃請增置閣臣上復令居正推擇居正以自強有
人望而時行其所素厚遂薦用之自強負伉直名素迂

居正不意得之頗以爲德及居正還入閣二人皆守位而已 甲子張居正乞歸葬父許之召見于平臺居正奏言大婚之後宜擢節愛養留心萬幾因伏地泣上亦爲之哽咽乃賜帝錫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上及兩宮賜賚慰諭有加禮遣司禮太監張宏供帳餞郊外百僚班送 庚辰遼東再奏捷時寇入長定堡李成梁遣游擊陶承譽襲擊敗之獻馘四百七十有奇張居正之歸也上戒次輔呂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至是遼東之捷上復歸功居正將大行賞賚遣使馳諭居正俾條列功次

以聞于是調陽益內慚

預選遼東再捷明史成梁傳系之三月今日分據紀事本末

是月改南吏部尙書潘晟爲禮部尙書以馬自強入

閣也

夏四月乙未免湖廣四川逋賦

丙午詔戶部

歲增金花銀二十萬兩初金花銀歲進內庫以百萬爲額至是又增買辦銀二十萬以爲常 五月刑部尙書

吳百朋卒陞吏部左侍郎嚴清代之

六月乙未張居

正還朝先是居正上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於是內閣兩都部院寺卿給事御史俱上章請趣居正亟還朝上遣錦衣指揮翟汝敬馳傳往迎計日以俟而令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道行居正所過守臣

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爲前驅道經襄陽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雖公侯謁王執臣禮居正具賓主而出過南陽唐王亦如之抵郊外詔遣司禮太監何進宴勞兩宮亦各遣大璫李琦李用宣諭賜八寶金釘川扇御膳餅果醪醴百僚復班迎入朝上慰勞懇篤予假十日而後入閣仍賜白金彩幣寶鈔羊酒因引見兩宮慰勞如之居正之歸葬也湖廣諸司畢集惟巡按御史趙應元不往居正嘆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戶部員外郎王用

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
都御史玠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疾病人
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
鍾劉光國陳用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
玠何不竝劾之卽玠當世宗朝亦養病十餘年後夤緣
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玠已則行之而反以
責人何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玠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
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
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
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

故刑部浮躁獨多于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
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
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
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
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
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
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又
言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
于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
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

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

籍上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

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

汲罷事見明史王用汲本傳居

正以三月歸葬六月還朝則會葬在四月勝汰張曙四

傳不具用汲得罪月日然言是時呂調陽在告調陽以

七月致仕則用汲劾居正正調陽是夏改刑部侍郎

致仕以前今類書之居正還朝下

潘季馴爲工部侍郎兼右都御史總理河漕自河決崔

鎮黃水北流清河口淤澱全淮南徙高郵湖堤大壞淮

揚高郵寶應間皆爲巨浸輔臣張居正深以爲憂時河

漕尙書吳桂芳議復老河故道而總河都御史傅希摯

主塞決口東水歸漕兩人議不決會桂芳卒居正舉季

馴代之季馴乃上兩河經畧疏曰水性就下以海爲壑
向因海壅河高以致決隄四溢運道民生均受其病故
今談河患者皆以濬海爲上策第海有潮汐茫無著足
不得已而議他闢豈知海口視昔雖壅然自雲梯關四
套以下濶七八里至十餘里深皆三四丈不等縱使欲
另開鑿必須深濶相類乃便注放則工力艱鉅必不能
成矧未至海口乾地猶可施工及將入海之處則潮汐
往來亦與舊口等耳且舊口積沙人力雖不可濬水力
自能衝決乃若新闢之地則土壤堅實不特人力難措
而水力亦不能衝故海無可濬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

海則以水治水卽濬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當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卽導河之策也顧頻年以來無日不以繕隄爲事亦無日不以決隄爲患何哉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雜以浮沙而不能久隄之制未備耳是以黃決崔鎮等口而水多北潰爲無隄也淮決高家堰黃浦等口而水多東潰隄弗固也乃議者不咎制之未備而咎築隄爲下策豈得爲通論哉又有所未盡者上流旣潰隄橫決至于下流復或岐而分之其趨于雲梯關正海口者譬猶強弩之末耳蓋徒知分流以殺其

怒而不知水勢益分則其力益弱水力既弱又安望其能導積沙以注海乎故今日濬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隄以杜決而欲隄之不決者必真土而勿雜浮沙高厚而勿惜鉅費讓遠而勿與爭地斯隄可固也如徐邳桃清沿河各隄固矣崔鎮等口塞矣則黃不旁決而衝漕力專高家堰築矣朱家口塞矣則淮不旁決而會黃力專淮黃既合自有控海之勢又懼其分之則力弱也則必暫塞清江浦河而嚴司啟閉以防其內奔姑置草灣河而專復雲梯以還其故道仍接築淮安新城長隄以防其末流盡合黃淮全河之力涓滴悉趨

于海則力強且專下流之積沙自去下流既順上流之淤墊自通海不濬自闢河不挑而深此所謂固隄卽所以導河導河卽所以濬海也治河者必先求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倣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河而東入于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昔元代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磨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甯湖而淮水無東侵

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又慮河水自隄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啟閉之禁止許漕艘由隄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是以淮郡宴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泯也後因剝蝕旣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攷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急拯淮民之溺多方爲疏導之計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

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
今新河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
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
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滔滔
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
渠恐人力不至于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
口卽草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
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
昏墊之苦可免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
水可歸故道黃淮二河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復而挑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于輝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因條上六議曰塞決口以挽正河曰築隄防以杜潰決曰置牐壩以防外河曰剗滾水壩以固隄岸曰止濬海工程以省糜費曰寢開老黃河之議以仍利涉上悉從其請

夏異據明史河渠志及潘季馴傳命季馴治河

在是年之夏三編書之二月蓋命下之月日也是時季馴方召爲刑部侍郎未幾遂有治河之命今據明史

秋七月乙卯大學士呂訓陽致仕調陽在閤小事則

張四維代擬大事則馳報張居正于江陵因堅卧稱疾

不出累疏乞休及居正還遂致仕去。丙子詔江北諸府民年十五以上無田者官給牛一頭田五十畝開墾三年後起科。是月詔司禮監會同禮部揀選內豎三千五百七十名應用于是禮科給事中李天植上言陛下纘服初年允收馬安等三千二百五十人部覆永不爲例今六載之中兩收數千倖門日啟覬澤者多儻得收回成命散此黨與上也不然乞裁取其半疏入報聞

三編

御批曰嘉靖時批政甚多獨其裁抑中官頗得制馭近習之道故涓人奉法不敢恣肆者幾數十年神宗承

其遺制正當申嚴禁令何以復廣加遴選竟至三千五百人之多蓋由馮保居中用事吹噓引進使黨類復致蔓延而若輩氣焰既滋勢卽難于鈐束未幾而蠱惑日甚礦璫稅監四出征求元氣由茲削盡馴至茄花委鬼竊弄威權貽毒遂傾國祚履霜堅冰此其漸矣

以戎政侍郎張學顏爲戶部尙書學顏巡撫遼東內召甫回部會戶部尙書殷正茂致仕遂陞任代之九月庚午詔蘇州諸府開墾荒田六年後起科辛未停刑以大婚故也是秋中官魏朝奉張居正母行儀從煊

赫觀者如堵比至上與兩宮慰諭幾用家人禮復賜賚加等 冬十月辛卯馬自強卒自強入關不數月張居正還呂調陽致仕自強雖持正亦不能有爲充位而已至是得疾卒贈少保謚文莊 十一月辛酉祀天于南

郊 十二月博斯呼綽哈復糾土默特部諾木圖恭圖

卽煖免拱免譯見前

大小韋徵

卽大小委正見前

等三萬餘騎壁遼河攻

東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遣諸將分屯要害遏之而親提銳卒出塞二百餘里直擣圖山斬首八百四十及其長九人獲馬千二百匹寇皆倉皇走出塞捷聞廷議以爲成梁功多宜膺封爵從之 高拱卒張居正請復

其官祭葬如例馮保憾未釋中旨給半葬祭文仍寓貶
詞久之保敗居正沒廷議以諳達封貢追論拱功始贈
太師謚文襄 是歲戶部奏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六

十二萬一千四百六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

三編云明食貨志明代戶口之數增減不一其

可攷者洪武二十六年宏治四年及是年而已
明初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承平日久反不及焉
所以減者周忱所謂或投倚于豪門或冒匠竄兩京或
冒引賈四方舉家舟居莫可蹤跡也故宣宗嘗與羣臣
論歷代戶口以爲其盛也本于休養生息其衰也由土
木兵復用大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三

載竣事

七年春正月戊辰詔毀天下書院先是原任常州知府

施觀民以科斂民財私剋書院坐罪褫職而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凡先後毀應天等府書院六十四處 二月己丑遣使分閱邊防又分遣科道等官往各省察地方官有科斂及侈費者劾之 三月甲子免淮揚積年逋賦從張居正請也 是月詔徵光祿寺十萬金張居正上言財賦有限費用無窮使積貯空虛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場意外之虞可爲寒心此後望力加撙節若再徵金臣等不敢奉詔矣時上漸備六官太倉所儲屢有宣索居正上戶部所進御覽錢糧數目請置之坐隅時賜省覽因言

萬厯五年所入四百三十五萬有奇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有奇則已少八十餘萬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有奇六年所出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有奇則已多四十餘萬矣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之出必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今歲入則損于前歲出則浮于前此不可不留心也疏上留中尋復令工部鑄錢給用居正以利不勝費止之夏四月癸卯上命張居正書雖肅殿箴揭之御屏居正撰進大要以勅天命謹萬幾凜燕閒嚴宥密雖在官肅在庑無逸乃逸而天下治又言沖和者養威澹泊者養祿危厲者養安憂勞者養樂上

嘉納之

攷異明史居正傳不具三編據實錄書之四月證之紀事本末則四月癸卯也雖肅諸書皆作

肅雖三編據實錄更正今從之

五月丙辰以遼東功封李成梁爲甯

遠伯歲祿八百石

攷異三編系封成梁于六年之冬據奏捷月日連記也證之明史功臣表

在是年五月丙辰今據書之

癸亥祀地于北郊是月蘇松大水

給事中王道成等請停蘇杭織造不許張居正爲面請

乃減其半一日上御文華殿居正以給事中所上災傷

疏聞因請振復言上愛民如子而在外諸司營私背公

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上亦宜加意撙節凡宮中一

切用度賞賚裁省禁止上首肯之六月辛卯詔覈兩

畿山東陝西勲戚田賦初穆宗時戶部議定勲戚莊田

世次遞減之限

事見隆慶二年

因著令宗室買田不輸役者沒

官勲戚田俱聽有司徵之而乞請者仍不絕至是復加

清丈有踰額及隱占者按治之秋七月壬子以蘇松

水災撫按官請先行振濟隨賜蠲免從之戊午京師

地一日凡再震乙丑以水災復罷蘇杭織造于是給

事中顧九思王道成等請召還中官上以示張居正居

正奏民重困宜召還孫隆從之時給事中李涑請恤江

南水災竝陳四事上怒其譏訕居正力爲之解乃已

八月辛丑免泗州興化寶應山陽清河桃源鹽城田租

以頻年河患也是月詔減蠲徭征派自嘉靖間行一

條鞭法民頗稱簡便而諸役冗費名去實存有司追徵

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覈減銀凡一百三十萬有奇冬

十月土默特等復犯遼東以四萬騎自前屯錦川營深

入李成梁命諸將堅壁自督參將楊栗等遏其衝會薊

鎮總兵戚繼光赴援寇遂退與博斯呼合壁紅土城聲

言入海州而分兵襲錦義成梁踰塞二百餘里直抵紅

土城堡敗之獲首功四百七十有奇是役也張居正實

預授方畧云張黑明史本紀不載見韃靼傳書是年冬

方畧見韃靼傳中紀事本末言居正論邊臣勿輕戰堅

壁清野彼無所掠將自阻請令巡撫梁夢龍駐永平戚

繼光駐一片石伺間邀擊遂敗

十二月張居正服除

上預問日期賜白玉帶大紅坐蟒盤蟒至日召對平臺
慰諭久之使中官張宏引見兩宮皆有恩賚而慈聖太
后加賜御膳九品使宏侍宴 是冬河漕都御史潘季
馴報兩河工成賚季馴及督漕侍郎江一麟銀幣遣給
事中尹瑾勘實以聞攷異明史本紀系河工成于八年二月據勘還論功陞賞月日也河渠志言河工成于是年之冬季馴傳書于十月今仍系之是冬下

八年春正月起前南京都御史曾省吾爲工部尙書以

李幼滋予告也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攷異明史本紀及三編皆

作二月辛未朔明史稿作辛卯誤也今據明史

戊子上親耕藉田禮成賜公

卿等銀幣有差

戊戌以兩河工成加潘季馴太子太

保進工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督漕侍郎江一麟等遷
擢有差是役也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歸仁集堤四十
餘里柳浦灣堤東西七十餘里塞崔鎮等決口百三十
築徐睢邳宿桃清兩岸遙堤五萬六千餘丈碭豐大壩
各一道徐沛豐碭縷堤百四十餘里建崔鎮等處減水
石壩四座遷通濟閘于甘羅城南淮揚間堤壩無不修
築凡費帑金五十六萬有奇自後數年河道無大患

明鑑曰束水攻沙治河之要法水不束則不能攻沙
隄不堅則不能束水其理甚明吳桂芳始因全河入
海止雲梯一逕疑平太狹欲委安東爲黃河入海之

路朝議不許許其開草灣河草灣旣開正河轉淤遂有崔鎮之決於是多濬海口之議興而實未得要領也夫欲穿草灣爲支渠而不知正流反以水緩而淤假令多穿海口不惟施工甚難且流以散而益緩緩而益淤其能使之暢然歸墟乎潘季馴主以水治水之說急繕隄堰卒以成功蓋能確有定見不爲異議所惑耳

三月辛亥上奉兩宮皇太后率皇后謁天壽山陵賜所過州縣田租甲寅還京師 丁卯賜張懋修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懋修居正子也初居正子敬修嗣修先後

領鄉薦上卽位之二年甲戌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
停是科考選五年丁丑嗣修遂以第二人及第是年復
屆會試懋修敬修皆中式會居正方乞休遂特擢懋修
第一人及第

攷異事見明史選舉志三編據之按貢舉
攷言張懋修廷對卷初擬第三御筆改第

一蓋中官有慫恿之者實出首揆意也三
編以爲特擢第一人及第者指此埒識之

是月寇犯

遼東初迤東都督王兀堂通市于寬甸參將徐國輔弟
國臣強抑市價兀堂遂與豪酋趙鎖羅骨數以零騎侵
邊至是率四萬騎犯鬩陽及黃岡堡指揮王宗義戰死
寇復以千餘騎從永甸入李成梁擊走之追出塞二百
里敵以騎卒拒而步卒登山鼓譟成梁大敗之斬首七

百五十盡毀其營壘捷聞并錄紅土城功予成梁世襲

伯爵

攷異諸書皆記兀堂寇遼東千七年之冬此據明史李成梁傳在是年三月三編系之四月据奏至

月日也

張居正扈上謁陵還具疏乞休中云拜手稽首

歸政凡再上上憫留懇切最後傳慈聖太后口諭張先生輔爾至三十而後商處令毋復興此念居正乃出時上顧居正益重賜札稱元輔或稱先生稱少師張先生待以師禮而居正奏謝亦儼然自負爲帝者師云夏四月以兩淮災詔撫按官振恤竈場竝江北連年告饑州縣命支營田銀及各倉貯粟振之戶部言有司積穀振荒先年立法俱止貯州縣不知各府爲知縣表率亦

當照例存積以備災振從之

夏歷自振卹竈場以下三編据實錄增今從之

閏月庚申平廣西八寨初設正茂旣平古田八寨之賊懼而歸降已復并龍哈哱咳爲十寨立長官司久之諸寨復聚黨作亂據民田產白晝入都市剽掠甚至攻城劫庫戕官吏至是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統兵進勦斬首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分八寨爲三城增建二堡于是右江諸獍始安輯輸賦 六月南畿大水先是鳳陽等處雨滂淮溢水薄泗城且至祖陵墀中御史陳用賓以聞給事中左道成因疏言黃河未漲淮泗之間霖雨偶集而清口已不能容洩宜令河臣設法疏導堵塞從之

是夏謫南京兵部主事趙世卿時張居正當國政尙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布按二司以下官雖公事毋許乘驛馬大辟之刑歲有定額徵賦以九分爲率有司不及格者罰又數重譴言事者世卿奏匡時五要請廣取士之額寬驛傳之禁省大辟緩催科而末極論言路當開言近者臺諫習爲脂韋以希世取寵事關軍國卷舌無聲徒撫不急之務姑塞言責延及數年居然高踞卿貳誇耀士林矣然此諸人豈盡集詬無節忍負陛下哉亦有所懲而不敢耳如往歲傳應禎艾穆沈思孝鄒元標皆以建言遠竄至今與戍卒伍此中才之士

所以內自顧恤甯自同于寒蟬也宜特發德音放還諸人使天下曉然知聖天子無惡直言之意則士皆慕義輸誠效忠于陛下矣居正欲重罪之吏部尙書王國光曰罪之適成其名請爲公任愆遂出爲楚府右長史明年京察復坐以不謹落職

致愚世卿謫外見明史本傳在是年通紀系之四月今書

于是年之夏

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大猷以

平古田獍功進世蔭已爲巡按御史所劾回籍聽調久之起是職領軍營訓練三疏乞歸卒贈左都督賜祭葬謚武襄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大猷少好易嘗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虛實之權謂兵家之數起五猶一人之

身有五體雖將百萬可使合爲一人也初爲汀漳守備
泣武平作讀易軒與諸生爲文會而日教武士擊劒及
爲大將持身廉馭下有恩敷歷東南大小百十餘戰所
向無不勦滅威名震南服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
忠誠許國老而彌篤譚綸嘗與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
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
知而公則堪大受戚謂戚繼光劉謂劉顯也其爲綸所
推重如此 八月庚申彗星見東南方每夜漸長縱橫
河漢間凡七十日而滅 是秋王兀堂復犯寬甸副將
姚大節擊敗之兀堂由是不振 改潘季馴爲南京兵

部尙書季馴又請開新集至小浮橋以復黃河故道給事中王道成河南巡撫周鑑等不可而止至是遂遷

冬十月辛丑汰內外冗官是時兵部尙書楊兆協理京營奉詔協理一職歸本部侍郎帶管兆遂疏辭協理因裁之仍敕吏部核兩京大小九卿及各屬有冗濫者裁之並覈各省徭賦及諸司冒濫冗費皆從張居正請也

乙巳蘇松常鎮四府災詔將倉糧漕糧屯糧各酌量改折常熟吳江長洲崑山四縣被災尤甚以餘剩兵餉並發贖罰銀分振之

改吳自酌量改折以下三編據實錄增今從之

十一月

丙子詔度民田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爲歸戶冊以田

從人法簡而密張居正當國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限
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于是豪猾
不得欺隱里甲免陪累而小民無虛糧因下戶部條爲
八款一明清丈之例謂額失者丈全則免一議應委之
官以各右布政使總領之分守兵備分領之府州縣官
則專管本境一復坐派之額謂田有官民屯數等糧有
上中下數則宜逐一查勘使不得詭混一復本徵之糧
如民種屯地者卽納屯糧軍種民地者卽納民糧一嚴
欺隱之律有自陳詭占及開墾未報者免罪首報不實
者連坐豪右隱占者發遣重處一定清丈之則一行丈

量磨算之法一處紙劄供億之費詔如議行之至是勘
實總計天下田數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宏
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尙綜覈頗以溢額爲功有司
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指克見田以充虛額後遂按溢
額田增賦而北直隸湖廣大同宣府多受其累云明史
本紀是年十一月度民田食貨志書度民田于萬曆六
年據志言期三載竣則以六年下令以八年勘竣報聞
也三編亦系之八年
今據志參三編書之 戊寅上夜宴乾清宮爲近侍孫

海客用所惑杖二內使幾斃慈聖皇太后聞之立命馮
保捕海用等杖而逐之上悔悟諭內臣曰孫海客用凡
事引誘朕無所不爲今安置南京以後但有此等小人

卽同舉名來奏仍命文書房官宣示閣臣張居正等謂
降黜未盡其辜宜發充淨軍上從之次日居正等回奏
曰自聖上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乃數月之間
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官中起居頗失常度但
臣等身隔外庭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缺故不
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益者三樂損者
三樂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語云樹德務滋除惡
務盡其各監等官俱令自陳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
恣者汰之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掃宦者四星宜大行
掃除以應天變臣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
宜與聞此後不敢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與官壺內
事但有所聞卽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奸佞不忠者
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皇上亦宜戒游
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
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時上
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居正及保矣攷異
事見
明史張居正傳而馮保傳則云時上年十八又云時八
年十一月也明史紀事本末系之是月戊寅今從之惟
保傳有太后切責帝令長跪受教保又屬居正草帝罪
己詔頒示閣臣云云與李太后傳詞意畧同而李太后
傳中所記又似在上未婚及太后未返慈甯宮之前其
爲一事二事蓋不可攷今據傳參三編書之其月分則

据保傳日分則据紀事本末盖紀事所
記居正當國其年月日多据太岳集云

三編發明曰懲創內官其名甚美第所劾逐之璫寺
不過取馮保不悅者而汰去之則此舉適所以阿保
之好惡而已而其事皆贊成于居正尤可駭聽居正
身爲首輔必與保相固結事事曲爲迎合又使蒼頭
與保私人結爲兄弟以聯聲勢作威竊柄罔恤人言
一至于此况自陳之典本屬具文大臣或偶循例避
賢引退乃以行之宦豎而復濟以私心爲實爲名義
安所取觀居正疏諫之語且謂不敢以外臣自限此
正欲統擅內外之權以挾制其上然神宗亦因是見

嗾而內官之心終無以服所謂懲創者亦復何益徒使積怨流毒遺患後來大臣懷私以事其上其凶于而家害于而國可勝道哉

十二月甲辰張居正以聖學方新經筵日講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上溯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乃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實錄寶訓分類編輯以經筵日進講上嘉納之是月刑部尙書潘晟致仕陞刑部侍郎徐學謨代之

九年春正月庚午以新歲五日狂蕪蔽天敕邊臣加意警備直隸巡按御史范鳴謙言邊防固宜飭內治尤當

修如刑罰未當宜敕有司不許混淆久監贓罰貪墨未
息宜敕新選官不許借貸豪門致赴任責收無措橫肆
誅求荒蕪未墾宜敕淮安鳳陽二府官員留心農事盜
賊未殄宜敕有司不許欺蔽而大要尤在君心之修省
起居以時嗜慾以節講筵毋憚詳問大臣宜賜咨詢端
好尙禁奢靡庶災異潛消休徵協應疏入報聞 辛未
吏部議各部員外郎主事以下應裁者歸併兼管令在
任候裁戶部議鳳陽營田僉事各員應裁者歸併州縣
報可 癸酉土默特犯錦州先是寇數侵邊不得志益
徵諸部兵分犯錦義及右屯大凌河以城堡堅不可克

尋遼薊兵竝集遂引去未幾復以二萬餘騎從大鎮堡
入攻錦州參將熊朝臣固守而遣部將周之望王應榮
出戰頗有斬獲矢盡皆力戰死敵乃分掠小凌河松山
杏山李成梁馳援始出境原圖據明史李成梁傳寇犯錦州在八年之冬本紀系之
九年正月蓋奏至月日也今據書之己卯命翰林官分番入直時張居

正言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
使常有所繫然後縱欲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竊
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奉侍清燕或承詔登
答或應制賡酬皆寓風勸箴規之益翰林撰述討論爲
其職務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瞻其餘翰林亦皆需次

待用宜令分番入直每日輪四員同日講諸臣在館祇候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有所采錄或鑒賞名筆有所題詠卽屬諸臣具草或不時面賜質問以觀其才品高下從之 辛巳吏部復議裁革北直隸保定等府同知

通判官以下五十五員南京福建倉大使等四十六員

浙江布政使司都事等官二十員江西陝西延綏鄖陽

等處司府州縣佐貳襍職等官三十員南贛貴州司府

縣驛等官十員南京中左二府錦衣衛各僉書大教場

等營把總八員皆報可 甲申土默特復與哈斯坦黑

石炭譯

大小韋徵

卽大小

諾木圖恭圖

卽煖兔

諸部聚

見前

委正

拱兔

兵塞下謀入廣甯李成梁帥輕騎從大甯堡出塞四百餘里擊之敵大敗走官軍將還敵來追成梁逆擊且戰且行先後斬首三百四十及其長八人錄功增歲祿百石世蔭一等 二月張居正進儒臣分輯列朝寶訓實錄成書凡四十類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敬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

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
屏異端曰飭武備曰禦寇盜名曰訓錄類編以日講之
期如先年進講帝鑑圖說故事講解一二條以裨政治
旌武義孝子王世名初世名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
屋爲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
其輪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
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已像于旁帶刀侍朝夕泣拜
且購一刀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爲諸生及生
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
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于衆入白母卽取前封

識者詣吏請死時去父死六年矣知縣陳某曰此孝子
也不可置獄別館之而上其事于府府檄金華知縣汪
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
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
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也以父
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縣人
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
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
爲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
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妻俞氏

撫孤三載自縊以殉詔旌其門曰孝烈

國朝旌孝子王世名明書從信

錄皆系之是年二月證之明史孝義傳亦特書云時萬厯九年二月也今據增入

三月丙寅

大閱準隆慶三年例行也閱畢諭兵工二部重造盛甲

限每年造千副五年通完 夏四月丁酉振山西被灾

州縣 己酉山西蔚州地震聲如雷屋宇皆裂同時大

同鎮堡各州縣俱地震有聲 辛亥上御文華殿日講

畢張居正以南科給事中傳作舟報灾疏進因言淮安

鳳陽蘇州松江四府連被灾傷徐州宿州間至以樹皮

充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于此當破格振之上

從其言乙卯詔動支各該州縣庫銀倉穀不足則南京

見貯銀米儘有贏餘足以協濟飭有司實力奉行

按興

編是月振南畿災蓋張居正以破格請之也從信錄及紀事本末所記尤詳一書四月十八日一書四月辛亥

辛亥卽是月十八日也下詔在乙卯今仍据本紀連書之

是月哈斯坦復犯遼陽

副將曹簠出禦之追至長安堡遇伏失千總陳鵬以下

三百十七人馬死者四百六十匹遂大掠人畜而去逮

簠等下吏成梁不問

國興遼陽之敗明史本紀系之三月揭成梁傳及三編皆書于四月

今從

京師旱張居正以蠲振頻興請樽節宮中耗費

因言嘉靖間用最浩繁內庫尙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

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上納之

兵部尙書

方逢時致仕逢時自五年召理戎政時方總督宣大還

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上疏言數年以來九邊生齒日繁守備日固田野日闢商賈日通邊民始知有生之樂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諸達討治卽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爲害或曰日益耗費彼欲終不可足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此皆未覩事機之論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貢之使賞至卽歸何有充斥財貨之賄有市本有撫賞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鄉時戶部客餉七十餘萬太僕馬價十餘萬十纔二三耳而民間耕獲之入市賣之利

不與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費乃若所憂則有之然非隱也方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城郭邱墟芻糧耗竭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若使臣等處置乖方恡小費而虧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則前日之憂立見何隱之有哉所不可知者諳達老矣誠恐數年之後此人旣死諸部無所統一其中狡黠互相爭構假託異辭遂行侵擾此則時變之或然而不可預料者在我處之亦惟罷貢絕市閉關固壘以待仍禁邊將毋得輕舉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後人方畧何如耳夫封疆之事無定形亦無定機

惟朝廷任用得人處置適宜何必拘拘焉貢市非而戰
守是哉因復奏上款貢圖尋代王崇古爲尙書凡四年
累疏致仕至是得請歸上書盡忠字賜之二十四年卒
逢時才畧明練措置邊事悉協機宜功名與王崇古相
亞世稱方王 召兵部尙書總督薊遼梁夢龍回部管
事 五月詔盡賣民間種馬以互市饒馬也國初有官
牧有民牧後定制悉牧于民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繼
曰種馬按歲徵駒而孳生常不及數馬戶無以償輒多
逃竄隆慶間太僕少卿戴金言種馬之設專以孳生備
用備用馬旣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旣足三萬

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
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
收草豆銀二十四萬穆宗可其奏下部議請養賣各半
從之至是互市馬益多乃盡賣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
兩又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
其後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而
同政大壞是夏戶部尙書張學顏上會計錄學顏精
心計張居正深倚任之乃撰是錄以勾稽出納又奏列
清丈條例釐兩京山東陝西勲戚莊田清溢額脫漏詭
借諸弊又通行天下得官民屯收湖陂八十餘萬頃民

困賠累者以其賦抵之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歷十年
間最稱富庶學顏有力焉然是時宮闈用度汰侈多所
徵索學顏隨事納諫得停發太倉銀十萬兩減雲南黃
金課一千兩餘多弗能執爭而金花銀歲增二十萬兩
遂爲定額人亦以是少之攷歷明史本紀系之是年四
月其本末具詳學顏本傳今
參書之系于是年之夏○又按明史王國光傳國光爲
戶部以四年告歸潞行以所撰萬厯會計錄上之帝嘉
其留心國計令戶部訂正然則學顏所上卽國光原本
重加訂正者也是年夏學顏主戶部故據學顏本傳書
之附識秋八月庚子遼東定邊等衛雨雹如雞卵秋
于此

禾盡傷凡百餘里 丁未揚州泰興海門如皋等處狂
風大作屋瓦如飛驟雨如注陂塘圩埂盡決漂浸官民

屋舍凡數千間男婦死者無算 九月丁亥停刑 冬
十月己亥土默特復連博斯呼等十餘萬騎攻圍廣甯
不克轉掠團山堡盤山驛及十三山驛攻義州李成梁
禦却之 十一月丙戌振真定順德廣平三府災從巡
按御史范鳴謙之請也鳴謙請分別蠲振乃定夏稅全
徵者于秋糧抵免之 是月張居正一品考滿晉太傅
左柱國張四維亦加柱國 是歲張居正請盡覈天下
徭賦及諸司之冒濫冗費者居正以江南大豪怙勢及
諸奸猾吏民善通賦請遣大吏精悍者嚴行督責賦以
時輸于是國藏日充裕而豪猾者輒以是怨居正 是

年京察兵部員外郎孟秋坐謫秋荏平人舉隆慶五年
進士爲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去之日老稚載
道泣留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關政久弛奸人出
入自擅秋禁之嚴中流言遂以是年京察坐貶歸塗與
妻孥共駕一牛車道旁觀者咸歎息許乎遠嘗過張秋
造其廬見茆屋數椽書史狼籍其中歎曰孟我疆風味
大江以南未有也我疆者秋別號也後起官刑部主事
歷尙寶丞少卿卒秋旣歿廷臣爲請謚者章數十上天
啟初賜謚清憲

十年春正月淮揚海溢浸鹽利等鹽場三十渰死二千

六百餘人 二月癸巳順義王詣達卒詔賜祭七壇綵

緞十二表裏布百匹示優恤其妻伊克哈屯

卽一克哈屯譯見前

率子鴻台吉等上表進馬謝復賜幣布有差

國興詣達死諸書皆

系于九年之冬明史本紀蓋據奏報月日也

韃靼傳亦云十年春今從之 丁酉免天下積

年逋賦張居正言百姓財力有限卽年歲豐收一年所

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則見年尙不能辦豈

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乎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

年所徵那作帶徵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

所減卽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

誅求無已民何以堪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小民竭脂

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腴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今戶部自隆慶元年至萬曆七年各省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而江南蘇松兩府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糧原重故逋負獨多昨應天巡按孫光祜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國計未敢擅議竊謂德惠當出朝廷若令地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上從之凡免一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故有是舉 三月庚申杭州兵變初杭州東南二大營兵每名月給餉銀九錢巡撫都御史

吳善言奉詔議減三之一各兵稍有怨言至是營兵馬
文英劉廷用等構其黨擁訴于巡按御史張文熙且言
春汎屆期例應防海若搭銅錢不便攜帶文熙好慰遣
之善言遽出示曰餉減已定不願者聽其歸農次日兵
遂大譟三司官往諭因圍繞不放行文熙傳諭始釋而
擁入撫廨縛善言以出痛毆之文熙率三司官吳憲及
巡鹽御史孫旬等多方戒諭始解散歸善言文熙因劾
善言撫馭乖方自貶蹙辱至于營卒應嚴懲首惡以定
人心時巡撫宣大張佳允方召入爲兵部右侍郎張居
正以其才薦之代善言丁卯以佳允兼右僉都御史巡

撫浙江討之

攷異二月庚申杭州兵變此疑据奏報月日也越七日丁卯命張佳允巡撫浙江据

命討月日也諸書皆系平賊于四月本紀三月討定之語牽連竝記耳今分書之

丙子泰甯

部長博斯呼

卽速把亥見前與弟綽哈卽炒花見前

子布延圖

舊作卜言

免入犯義州李成梁禦之鎮夷堡設伏待之參將李平

胡射中博斯呼脅墜馬蒼頭李有名前斬之寇大奔追

馘百餘級綽哈等慟哭去博斯呼爲遼左患二十年至

是死上大喜賜成梁甲第京師世襲錦衣指揮使己

卯倭寇浙江溫州夏四月戊子朔諭禮部令民及時

耕桑毋事游惰甲午甯夏靈州土軍馬景等作亂殺

參將許汝繼屠其家巡撫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庚

子以久旱禱雨敕羣臣修省五日復以疫癘盛行死者甚衆敕太醫院官廣施葯餌竝出太倉銀振卹 丙辰彗星見西北形如匹練尾指五車厯二十餘日始滅是月禮科給事中石應岳上言浙江旣標兵毆辱撫臣靈州復士卒屠慘參將四月末旬彗星出于五車雨澤愆期風蕤蔽日人民疫死農務無依天異人變疊見可謂警戒矣惟陛下抑左右之專恣斥侍從之諛佞損燕閒過度之樂罷營繕不及之工疏入復下詔修省 張佳允巡撫浙江行至嘉禾聞杭民亦以行保甲故稱亂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允喜曰速驅之

尙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允從數卒佯問民所
苦下令除之衆益張夜掠富室火光燭天佳允召遊擊
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擒百五十人斬其三
之一乃佯召馬文英劉廷用予以冠帶而密囑景星捕
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上優詔褒美 五月
庚申免先聖先儒後裔丁糧從福建巡撫勞堪議也自
聖裔外竝及宋儒朱熹李侗羅從彥蔡沈胡安國游酢
真德秀劉子翬有差又免故大學士楊榮後裔亦如之
庚辰振畿內饑從戶科給事中顧問請也問言順天
等八府自萬曆八年雨暘愆期收成歉薄至九年十年

恒暘禾稼枯槁是以民有菜色元氣重傷生者逃移死者枕藉真定大名一帶尤甚宜特加振卹竝蠲免田租從之 六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振太原平陽潞安饑詔發內帑及商稅銀并倉穀相兼拯之 乙巳加張居正太師先是三月居正有疾求私宅票擬許之上頻頒敕諭問疾出金帛爲醫藥資至是四閱月不愈百官竝齋醮爲之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上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令四維等參之及病革乞歸上復優詔慰留會遼東奏捷乃有是命初居

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舊例文臣無真拜三公者有之
自居正始也 以前禮部尙書潘晟兼武英殿大學士
吏部侍郎余有丁兼文淵閣大學士時居正自度不起
乃薦晟及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協清議居正以座主
故又晟曾授書于馮保因薦之晟未至御史雷士楨給
事中王繼光相繼劾之晟中途疏辭張四維度申時行
不肯爲晟下乃擬旨允之命下五日而罷致異据明史
居正傳言晟
爲馮保所受書者強居正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自
主矣若据馮保傳則居正以遺疏薦其座主潘晟入閣
保卽遣官召之按居正與保相結而晟又座主乃委之
昏甚不能自主疑出傳狀中掩護之詞今据保傳爲得
其寶

丙午張居正卒上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

師傳者贈上柱國命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
護喪歸葬謚文忠居正性深沈機警多智數爲史官時
嘗潛求國家典故及時務之切要者剖析之遇人多所
諮詢及攬大政登首輔務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
令上亦悉心聽納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南蠻累
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清郵傳核地畝
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之力
也然其徧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卽以私憾廢遼
王奸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
第稱元輔士大夫始譽以伊周漸進以五臣繼竟擬之

舜禹居正亦恬然居之居正卒餘威尙在言官奏事尙稱先太師方奪情時威權震主上雖虛己以聽而內顧不堪身死未幾遂遭削奪子孫並致禍敗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爲背居正遽厲聲曰當讀作勃上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上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駢乘云 是月前巡按遼東御史劉臺卒臺戍潯州未幾飲于戍主所歸而暴卒時以爲承張居正指害之也是日居正亦卒

攷異此据明史劉臺本傳其卒與張居正同日今系之是月下

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八月丙申皇長子常

洛生恭妃王氏出也妃初爲慈甯宮人年長矣上過慈

甯宮私幸之有娠戒左右勿言慈聖太后聞之一日侍

宴取內官起居注示上且好語曰吾老矣未有孫果男

也則宗社之福奚諱焉尋又言母以子貴甯分差等上

乃以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皇子生御殿受賀

交興據明史稿

皇子生于是月丙申蓋八月十一日也明

癸丑免畿

內被災夏稅 九月丙辰以皇長子生頒詔天下大赦

免各省田租三之一 甲子上仁聖慈聖兩皇太后徽

號

交興是月丙辰朔甲子初九日也明書繪溪志所載詔文一書九月初六日一書九月十一日與史小異

今仍據 冬十月丙申蘇州松江諸府大水衝壞民居

正史

以千萬計漂流田禾十餘萬頃死者二萬人詔賑之竝

蠲免稅糧 是月吏部尙書王國光罷國光有才智初掌戶部多所建白及是受制執政聲名損于初會張居正卒御史楊寅秋劾國光六罪上怒遂落職閒住已念其勞命復官致仕 改兵部尙書梁夢龍于吏部先是張居正將卒自潘晟余有丁外復薦夢龍及侍郎許國陳經邦已復薦尙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可大用上爲黏之御屏將以次用之夢龍省吾皆加太子太保 十一月召總督薊遼軍務吳兌爲兵部尙書兌以是春偕李成梁擊斬博斯呼以功進兵部尙書至是梁夢龍改吏部命兌還管部事 十二月壬辰謫

太監馮保爲奉御安置南京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居正專擅威福其黨徐爵擢用至錦衣衛指揮同知署南鎮撫與居正蒼頭游七比通賄賂然上呼爲大伴頗憚之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上積不能堪以迫于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潘晟旣罷保方病起詎曰我小恙遽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怒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御史郭惟賢請召用吳中行等保責其黨護謫之吏部尙書王國光罷保輒用其鄉人梁夢龍代之其私人徐

爵及內官張大受等竊權如故然是時上已積怒保東
宮舊聞張鯨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爲保所
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
張居正交結狀請令保閒住上猶畏之曰若大伴上殿
來朕奈何鯨曰既有旨安敢復入會御史江東之首劾
保黨徐爵詔下爵獄論死御史李植遂列保卅二大罪
上震怒遂謫保南京安置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瑰
異稱是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上曰老奴爲張居正
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備太
后間以爲言上曰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

其價驟貴也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 壬寅復建言諸臣職從御史孫繼先請也繼先言人君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前日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以張居正奪情一事建言得罪至廷杖遣戍陛下豈不知諸臣無罪但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安居正之心頃因御史李植言斥馮保則諸臣賜環不可稽遲矣至于忤觸居正如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模孟一脉王用汲等亦當一體復用以開言路從之先是御史郭維賢疏薦吳中行等坐降調然上意已漸移至是並復維賢職 是月御

史江東之發馮保徐爵奸竝糾吏部尙書梁夢龍賂徐
爵得官工部尙書曾省吾侍郎王篆皆被論篆斥爲民
夢龍省吾皆致仕 召南京戶部尙書楊巍爲工部尙
書 改刑部尙書嚴清于吏部初清主刑部獨不附麗
張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籍獨無清名上深重
焉會梁夢龍罷乃改清代之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
于廣東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
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動無掣肘故繼光益
發舒及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
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

年卽謝病歸居三年卒繼光更歷南北竝著聲在南方
戰功特盛北則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踵其成法數
十年得無事所著紀效新書練兵紀實談兵家遵用焉

是歲寇犯瀋陽初王杲之死王台實獻之杲子阿台
走依王台長子虎兒罕然嘗欲報之會王台死虎兒罕
勢遂衰海西有南北兩關王台所轄則南關也素與北
關清佳砮楊吉砮等爲讐于是阿泰附之

舊譯泰作台

合攻

虎兒罕又數犯孤山汎河李成梁出塞遇于曹子谷斬
首一千有奇阿泰復糾阿亥

舊譯亥作海

連兵入瀋陽城南

渾河大掠而去成梁從撫順出塞百餘里火攻古呼塞

舊譯時射死阿泰連破阿亥寨擊殺之獻馘二千三百
作勒果部遂滅